

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宁波帮志

· 教育卷

任茹文
陈春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宁波帮志

· 教育卷

任茹文
陈春玲

著

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波帮志·教育卷 / 任茹文, 陈春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004 - 8106 - 5

I. 宁… II. ①任…②陈… III. 商业史 - 宁波市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8253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特约编辑 刘淑秀
责任校对 曲宁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09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宁波帮志》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谢永康

委 员 林崇建 王启富 袁海林 姜建蓉

俞建文

主 编 戴光中

总 序

戴光中

宁波，秦代称“鄞”，意为商贸之邑，是我国极少数源自商贸的古地名之一。

所谓宁波帮，原本是指明清以来浙江宁波府属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和定海（今之舟山市）六邑的地域性商人集团。孙中山在1916年说过：“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著，且具坚强之魄力”；“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① 1949年5月6日，毛泽东致电解放浙东的前线将领，指示：“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② 这表明毛泽东也是这么看待的。但当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③，其内涵就大而扩之了，不仅仅限于商人集团，而且泛指活跃在国内外各项事业的甬籍

① 1916年8月25日《杭州国民日报》。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③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研究》扉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人士。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宁波行政区划的变化，其地域又增加了原属绍兴府的余姚市和原属台州府的宁海县。

宁波位于东部海岸线的中段，南通闽粤，东接日本，北与朝鲜半岛相望，扼南北水路之要冲，拥天然深水之良港，遂有“恬风波而轻生死”的甬商，前往沿海各地乃至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经营航运和贸易，自唐至明，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号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这里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明嘉靖二年（1523），宁波发生日商“争贡事件”，因此而遭海禁。于是甬商“弃海登陆”，习计然策，谋什一之利，足迹遍及天下，声势有增无已，中国十大商帮中有了宁波帮。清末浙东民谚“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意思就是没有一个集市没有宁波商人，没有一个衙门没有绍兴师爷。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宁波帮更是超越老牌的徽商、晋商，以其雄厚的实力，在经济金融中心大上海独占鳌头。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宁波帮在大陆进入休眠状态。但移师海外的宁波帮依然活跃，人数不多，质量较高，涌现出好些世界级的商海巨子。改革开放后，大陆宁波帮也迅速复苏，新生代悄然崛起，并与海外宁波帮交融合流，展现出新时期重振雄风的勃勃生机。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世纪伟人，都对宁波帮如此关注，足见其地位之举足轻重。其实，学术界的兴趣也相当浓厚。早在1909年，就有相关论文在国外发表，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予以引用和肯定。从那时到今天100年间，中外学者对于宁波帮的研究不绝如缕，时有佳作。特别是邓小平谈话公开之后，在海外宁波帮积极响应、报效桑梓的同时，宁波帮研究也掀起了空前的热潮，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因此，当世界经济发展到21世纪、中华

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大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整理迄今为止有关宁波帮的研究成果，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从而推动当代宁波帮为家乡乃至大中华地区经济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宁波帮志》的动机所在。《宁波帮志》拟分十卷：第一历史卷，第二实业卷，第三人物卷，第四会社卷，第五善举卷，第六教育卷，第七文化卷，第八科技卷，第九遗迹卷，第十文献卷。各卷单独成书，最后汇编成志，集此前之大成，开后世之新宇。

2009. 6. 21

目 录

导言	(1)
一 崇文重教的宁波帮传统	(1)
二 宁波帮的教育理想与 20 世纪中国教育	(5)
第一部分 宁波帮人士捐资兴学实例实绩	(10)
第一节 教育基金与奖学金	(10)
一 设立于 1920—1949 年间的各类基金与奖学金	(10)
二 设立于 1949—1980 年间的各类基金与奖学金	(13)
三 设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末的各类基金与奖学金	(16)
四 设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末的各类基金与奖学金	(39)
第二节 宁波帮捐资造楼的兴学义举	(68)
一 捐资本乡	(68)
二 捐资外乡	(167)
第二部分 宁波帮创办学校	(187)
第一节 晚清时期	(187)
一 叶澄衷创办叶氏义庄与澄衷学堂	(187)
二 严信厚创办储才学堂	(191)
三 吴锦堂创办神户华侨同文学校 (1900) 和	

2 宁波帮志·教育卷

锦堂学校 (1905)	(194)
四 严修在天津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系列 学校 (始于1904)	(202)
五 虞含章在上海创办理科传习所	(206)
第二节 民国时期	(208)
一 韩清泉创建浙江医学专门学校	(208)
二 张寿镛、王丰镐在上海创办光华大学	(209)
三 秦润卿在上海创办储能中学与钱业公学、与 聂云台共同创办上海总商会商业夜校	(214)
四 旅沪宁波同乡会在上海创办的十所小学	(215)
五 各地宁波同乡会在全国及世界各地创办众多 学校	(221)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	(224)
一 王宽诚创办东恩中学 (1962) 与东恩 小学 (1966)	(224)
二 王宽诚参与创办广东华侨小学 (1955) 与 暨南大学 (1958)	(226)
三 包玉刚创办宁波大学	(229)
四 应昌期在上海创办应昌期围棋学校 (1995)	(232)
五 同乡会在德国汉堡创办中华子弟学校	(233)
六 旅港宁波同乡会的办学历程	(235)
七 陈廷骅和赵安中: 希望工程的功臣	(236)
八 董氏家族首创“海上学府”	(237)
第三部分 宁波帮教育名家	(242)
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70)

导 言

一 崇文重教的宁波帮传统

宁波，自秦以降，始终是我国重要的沿海贸易口岸。浓郁的商贸氛围，不断培育和造就出一代代宁波商人，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宁波商帮。生生不息的浙东大地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享有“文教之邦”的美誉。在崇文重教的优良文化传统的氤氲下，宁波素来文明昌达、文教兴盛，教育为包括商帮在内的各类人才的涌现奠定了文化基础，而成功的商贸又为本土教育的兴盛提供了经济后盾，在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中，宁波逐渐形成鲜明的文商共融、两脉并济的地域文化特点。

教育不仅是宁波本地各类人才涌现的坚定磐石，且宁波的教育发展与中国教育发展的步伐相吻合，宁波早期的教育事业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不凡地位与重要贡献。早在公元1世纪末，宁波所属的余姚地区已经出现了学宫，《后汉书》中的黄昌传为我们记录了这方面的原始信息。三国东吴时代，《慈溪县志》有慈溪鸣鹤场建虞都尉讲舍的记载。之后，文脉绵延，州学、县学鼎盛，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创建；明嘉靖年间的1566年，范钦筹建后来名扬天下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些主张吸收西方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提倡革新教育奋发图强的官员，大力推动创办新学。1879年，知府宗源翰率先创建开设新兴学科的辨志书院，开启了宁波新世纪教育的新篇章；1897年，知府程稻村采纳严信厚等人的倡言，筹建宁波第一所中西学堂，1898年开学，定名储才学堂，1904年改名宁波府中学堂，1911年改为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知府喻庶三自1904年开始先后兴办宁波府师范学堂、宁波府女学堂、宁波政法学堂等。

早期的宁波帮是对宁波籍商人在开展商务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聚合体的一种群体称谓。以研究中国商业而闻名的日本学者根岸佶先生的《上海四明公所》一文以及我国学者徐蔚南先生的《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一文，均正式提到了宁波帮，对其表述不谋而合，认为宁波帮包含颇广，是指前宁波府所管辖的鄞县、镇海县、慈溪县、奉化县、象山县、定海县、石浦县7个县的商民，这一提法后来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也因此一直被沿用。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知名人士、宁波籍实业家安子介先生在《走向世界的宁波帮企业家》一书的《序》中也持同样的看法：“在清代，宁波曾是一府；底下有六个县：镇海、奉化、慈溪、鄞县、定海、象山。凡是这些地方的人，在外地统称‘宁波人’。”安子介先生还指出：“其实，不存在哪一个‘帮会’，不过因地理关系有共同点，造成他们的成功，在学术界方面也必大有人在，足以为他地中国借境。”宁波人素有“团结自治，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民国《鄞县通志》指出：“其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凡与盎格鲁撒克荪民族并称。”随着外出谋生的宁波人的进一步增多，埠外宁波人的力量也与日俱增，更加之“宁（波）人足迹所履之处，为达数百人，鲜有不谋组织团体，建造会所，兴

办教育、慈善诸务，以为利于乡人者”。以“叙同乡之谊、联同乡之情”为旨的同乡会组织是孕育宁波帮的母体，正是在同乡会这一逐渐成长起来的母体中，宁波帮这一称谓逐渐突破了职业、阶层和地域的限制，演变为对埠外宁波人的一种泛称，变成对除在宁波本地以外、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原宁波府属和现宁波市属各县（市、区）籍人士及其后裔的一种统称。

埠外宁波人力量的壮大引起了领袖的关注，而领袖的高度评价又推动了人们对宁波帮的研究兴趣和情感认同。公开提到宁波帮的领袖应首推孙中山。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莅临甬城作了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他说：“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以地位、人才，均具此资格。”接着，孙中山先生提出发动宁波人建设家乡的号召，他说：“宁波地方之实业，非不发达，然其发达者多在外埠，鄙见以为发展实业，在内地更为重要。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自茂也。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验，本不浅薄，而甬江有此良港，运输便利，不独可将商品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努力经营，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即可日臻发达，而甬人之经营于外者，自无不可随母地之发展而益形发展矣。”这番讲话，虽没有邓小平后来提出的“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样明确，但其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显而易见，两位历史巨人相隔半个多世纪的精辟见解，使我们一般所称的宁波帮的外延大大扩展了。

“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这是孙中山先生期望于宁波的语录，从中可见宁波商人在外的实力。宁波商人凭

“三把刀子闯天下”，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能干和灵活的经营手腕，创造出不凡的业绩，演绎了一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另一方面，宁波帮人士历来爱旧地而不恋故土，他们随遇而安，落地生根，外出闯荡世界取得成功后，再报效桑梓、造福祖国，功成名就之时不忘家乡建设。纵观百余年来宁波帮重视人才培养和捐资办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其在思想上不断脱变更新的过程，反映在具体的捐赠行为上，可见三大特点：

其一，人数众多，数额巨大。新中国成立前的捐资人数与捐资数额已无法统计，仅改革开放以来，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爱乡楷模”的宁波籍人士就有 28 人，授予“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的宁波籍人士有 61 人，他们个人的捐资额均分别达到 1000 万元和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至于 500 万元以下的捐赠更是不计其数。截至 2003 年，宁波市接受的捐赠总额为 10 多亿元人民币，而他们对全国的捐赠总额估计在 55 亿元人民币以上。

其二，自成系列，各具特色。宁波帮人士往往将捐赠当做一项事业悉心经营，甚至将他们多年的经商经验与智慧运用到捐赠事业上，因此，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财力在捐赠方向的选择上，深思熟虑，精心规划，分步实施，往往自成系列，各具特色。如邵逸夫先生身为香港十大富豪之一，他把捐赠的范围一开始就定位在全国的高等教育，先从师范类教育开始，最后将捐赠范围涵盖我国各省市的教育体系。赵安中先生自量自己的实力后将贫困山区的基础教育作为自己的捐资方向，从捐资助建当时宁波市的 29 个贫困乡镇做起，进而扩展到全国 10 个省市的贫困地区，使赵氏家族的近 1 亿元捐赠收到雪中送炭、以一当十的效果。闻儒根是一个自己亲自下车间劳动的小老板，

但他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捐赠给幼儿园和敬老院的“闻氏系列工程”，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其三，家族行动，代代相传。新一代宁波帮秉承优良传统，关心家乡发展，热心公益事业，他们不单是物质财富的继承者与享用者，并且是精神财富的维护者与看护者，逐渐形成群体共识和精神接力。王宽诚的子女王明远、孙弘斐、王兆宏、王明勤代表王宽诚家属，自1989年以来，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人民币。包玉刚、曹光彪、赵安中等人的后代以及香港甬港联谊会的严信才、叶杰全、邹星炳等也都在家乡捐赠公益项目或设立教育基金。新一代宁波帮还积极参与家乡经济建设，有的为家乡架起引资引智的经贸桥梁，有的则直接投资办厂，改变了以往老一代“只捐资不投资”的传统理念。

乐善好施、造福社会是宁波帮素来的优良传统与人文美德，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怀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埠外宁波人外求发展后造福社会的各项行为和贡献中，关注、资助或投身教育是宁波帮最肯用心用力之处，以商贸为基，以教育而铸升华之鼎，这一观念在宁波帮人士中新火相传，生生不息，自邓小平的倡议发出后的二十多年间，宁波帮已向家乡和祖国慷慨捐赠，兴办各类教育事业多达7000多项，其中投入教育的总金额达到55亿元，崇文重教的宁波帮传统在新时代的宁波本土发展中获得了生命的延续和成长。

二 宁波帮的教育理想与20世纪中国教育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宁波帮兴办教育、捐资兴学的历史是与20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的。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中国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各不相同的政治时期，尽管历史进程风云变幻，宁波帮献身教育或捐资

兴学的活动始终未曾停滞。回溯整个 20 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宁波帮对中国教育的每一项参与几乎都烙刻着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宁波帮捐资兴学的历史轨迹与 20 世纪中国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的观念变迁一脉相承。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叶澄衷为代表的诸多宁波帮人士率先在上海、宁波两地斥资办学，办学堂、兴新学，为世纪之交的清末教育新政推波助澜，当之无愧地成为掀开 20 世纪中国教育近代化序幕的宁波帮先驱。旅日侨领吴锦堂后来居上，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在家乡宁波慈溪独资创办锦堂学校，大力革新教育内容，引入职业教育新理念，丰富了实业教育思想，因而被推崇为民国“办学三贤”之一。旅沪宁波同乡会组织革故鼎新，扩展会务内容，大力创办基础教育，自力更生解决居住地移民子女的教育难题，留给历史无穷启迪。宁波帮反哺桑梓，承前启后，源源不断地在家乡兴办各类学校，呈现出民办教育燎原之势的壮丽景观，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的发展谱写了蔚为壮观的宏伟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帮除旧布新，王宽诚以投石问路式的义举创办东恩小学和东恩中学，延续历史传统，开创公有民助教育新模式，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复兴华侨教育、催苏民办教育的幕后导演，直至首开纪录个人出资创办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基金制度——王宽诚教育基金，宁波帮重新走上了中国教育发展助跑者的行列。南迁香港的宁波帮人士，在新的居住地——香港，将同乡会办学的传统发扬光大，旅港宁波同乡会在创办公学的行动中保存了捐资兴学的传统火种。在祖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感召和邓小平“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的激励下，以包玉刚、邵逸夫、曹光彪、陈廷骅和赵安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宁波帮，以“科教兴国”为己任，一掷万金，和而不同，从

留学生教育到教育国际交流，从建楼造馆到设奖捐基金，从希望工程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断创造出 20 世纪下半叶宁波帮捐资兴学的辉煌业绩。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宁波帮的捐资办学行为已积淀为宁波商帮的优良文化传统。宁波帮在 20 世纪各个历史时期对中国教育的投入方式也不断变化，既有直接投身也有资金资助，总体来看，宁波帮的教育捐赠行为要多于直接的办学育人，诸多热心教育的宁波帮人士并不直接参与办学育人等教育活动，这也是宁波帮与 20 世纪中国教育之关系的重要特征。但我们必须承认，宁波帮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的贡献不可小视，更不可忽视。宁波帮人士参与捐款创建和资助的教育机构，为 20 世纪中国各行业的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中华英才曾就读于宁波帮创建或资助的学校。竺可桢、胡适、丰子恺、周扬等人毕业于早期宁波帮代表叶澄衷在沪捐建的澄衷蒙学堂和中兴学堂，邵逸夫、包玉刚、赵安中、包从兴等人曾就读于叶澄衷在甬捐建的中兴学堂；浙江省早期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卓兰芳、著名书法大师沙孟海、著名花鸟工笔画大家陈之佛等人则毕业于吴锦堂创办的锦堂学校。宁波帮捐资兴学的百年历程雄辩地告诉我们，他们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的每一项捐赠，从来都不只是局限于为自己培养职业人才，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培育家族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培养人才。他们对于教育事业的捐赠，实际上是一种托付，不事必躬亲和横加干涉，完全放手地交与政府或办学者。教育的兴衰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鼎力襄助。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既引资又引心，使身在海外的宁波帮梦萦故土，报效家乡，他们中的许多杰出人士身体力行，投巨资推进祖国的现代化教育进

程，改善办学条件，推动国际交流，使莘莘学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推动祖国人才培养的新境界与新层次。

懿德茂行，可以励行，宁波帮不计私利，慷慨解囊、潜心教育，既直接培养人才，也间接教化人心，匡正时风，宁波帮的优秀代表更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首富与首善可以兼济。宁波帮正是以捐资助学的独特方式用毕生创造与积聚的财富延续着人类文明的火种，宁波帮胸怀天下，对中国教育的参与与贡献从未停歇，当今两大教育基金均来自宁波帮。捐资兴学，让宁波帮的财富洗尽铅华，返璞归真，并从有限转变为无限，宁波帮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的慷慨捐赠超越了血缘、超越了地缘，也超越了自己的地位与责任，真正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体现了以出世之心做人世之事的人文传统，体现了不为财富所累、千金散尽济苍生的洒脱境界。

托物言志，道以德弘。宁波帮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已经永载史册，明标星空。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紫金山天文台先后将他们发现的多颗小行星命名为“李达三星”、“邵逸夫星”、“曹光彪星”和“王宽诚星”，可谓群星闪耀，这种殊荣，迄今为止没有另一个商帮群体和地域人群可比拟，足显社会的评价和宁波帮的卓尔不群。宁波帮通过对教育事业的捐赠彰显了自身的理想和境界，同时在自己的身后树起了一座座精神丰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这样赞美包玉刚先生：“包玉刚爵士的拳拳爱心远远超越商业与金融世界的范围。他是香港慈善团体与艺术界急公好义的赞助人。他对高等教育及学习尤为兴趣盎然，不光局限为香港造福，而且向世界各地送暖。他决定在家乡宁波创建的一所大学，是他慷慨大度与卓有远见的见